



麻药

□向萍

昨天,老妈喊牙齿疼,连饭都吃不得,一直发出噓噓的声音,很难受的样子。

今天一大早,我便带着老妈去看牙科。原来,老妈的一颗门牙萎缩,严重松动,稍微咀嚼,就引发疼感。医生建议拔掉为好。

“拔牙?”一听说要拔牙,老妈一脸的惊愕和紧张,连连摆手。

其实,别看老妈86岁,打针输液的次数屈指可数,或许是就医经历太少的缘故,她超级怕痛,晕血晕针,有时比我还娇气。

那是十年前,我在下班途中,被一辆转弯的货车拽倒,膝盖被严重刮伤,鲜血直流。正在医院缝合时,焦急的老妈匆匆赶来,当看到医生给我清洗伤口时,她突然脸色大变,整个人缩到地上,当场晕倒了。医生见状,急忙放下我,抢救起她来。

“医生,拔牙痛不痛?”老妈仰起头,无辜地望着医生,还在怯怯地打听,满是皱纹的脸上,惊恐弥漫其间。

“不痛,不痛,医生要打麻药的!”我急忙在一旁大声附和着说。

“她这个,本来就快掉了,不用打麻药的。”医生望了我一眼,可能觉得我太不专业了,一本正经地纠正道。

我急忙扯了扯医生的衣角,点点头进行示意。聪明的医生见我一番挤眉眨眼,立即秒懂。“老人家,我再看一下,你这个还是要打麻药,打了麻药,一点都不痛,莫紧张,不害怕。”医生一边消毒,一边故作轻松地补充。

老妈望望医生,信以为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安心地躺在特制的牙科椅上,完全没得先前的局促不安。

我握着老妈的手,故作轻松地和她摆起龙门阵来,“小时候,我一直记得,落了牙,牙齿不能轻易丢掉,你说的,上面的牙齿要埋在土里,下面的牙齿要抛在屋顶上,这样牙齿就长得快,还长得整齐。”我慢慢地摆,从我拔牙说到女儿拔牙,那些关于拔牙的趣事,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好了,老人家,您可以起来了。”医生一边摘口罩一边说。

“啊,这么快,就拔了呀?”老妈蒙了,有些搞不清状况。

“是啊,疼不疼嘛?”医生笑着轻言细语地问道。

“不痛,不痛,点都不痛,打了麻药就是不一样呐。”老妈站起来,捂着嘴巴,冲着医生,脸上挂着感激的笑。

“哈哈,老人家,我可没打麻药,是你家千金,一直在麻你哦!”医生打起了哈哈。

一屋子的人,都乐了!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活篾匠”

□何从花

细雨霏霏,仿佛能听到老家屋檐滴滴答答的滴水声。父亲坐在门槛上捂着自制的老烟枪,散落了一地的叶子烟灰,他没办法在地坝做斗槽了,只好望望天,窝在家里收拾没来得及收拾的篾片和篾丝。这样的画面在我小时候见过无数次,如今却只能在脑海里放映。父亲是去年因病去世的,那些过去的日常往往在不经意的瞬间破土,发芽。

1943年,父亲出生在长寿县称陀乡白夹湾。有一次,我爷爷为了不被抓壮丁,在称陀场上称陀桥下猫了半个晚上,于下半夜领着家人投奔朋友到了大洪河的黑沟湾定居,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许是父亲属相为羊的缘故,兄弟姐妹六人中,他最是寡言少语、性格温和。父亲排行老二,爷爷走后,他在大伯的带领下,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会捕蛇捉鱼,能唱会跳。他“编个箩筐像箩筐,编个竹篮像竹篮”,只要他接触过的篾活,没一样学不会的。因为姓何,于是成了远近闻名的“活篾匠”。

其时,湾里做篾活的人不少,能称为匠人的却不多,只有一个雷师傅和我大伯常被远乡近邻请去坐家编织。然而,他俩每年的总业务大抵只有我父亲的六成。大家请我父亲去编织的有面筛、米筛、炭筛,撮箕、簸箕、笕箕,箬箕、提箕、鳧水箕,葵背、斗槽、围席,蚕簸、锅盖、篦子盖等农村生活的日常用品。

每当有人请父亲上门服务时,父亲就会挎着一个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砍刀(篾刀)、削刀、木尺、凿子、隔片等物,手持短锯,腊篾少许,不论冬时腊月还是酷暑时节,抑或农忙前后,都会如约而至。

小时候,看到父亲坐在条凳上划竹子,心里满是好奇。只见他把扛回来的竹子根据所编之物用锯子裁截成相应的长度,然后抵在门槛石上,用篾刀把它们对剖成两半,对剖后又对剖,再用削刀削去竹节,划成需要的等长等宽篾片后再削一次竹节,起篾后的篾条就有了青黄之分,有的如绸缎般丝滑,有的如亚麻般绵软。然后用之前多余的篾片作为所编

物品的加固部分,用剩下的篾条划成篾丝,作为主体与篾片之间的重要连接部分。所有竹编成品除以上提到的编织元素外,根据具体物件的需要,会添加木条、篾块、插篾、木条等物件。

有一次,父亲见我看得津津有味,居然递给我一只篾条编织的小鸟,我举着它的“双脚”,高兴得手舞足蹈,对父亲说,我长大了也要做篾匠,编更多更好看的玩意。可惜,我至今未学到父亲这门手艺的一星半点。

那时候,父亲靠着出门编织的工钱和在家编织的成品拿去集上换的钱,把一间土墙屋变成了两间土墙屋,堂屋还添了木板楼和楼梯。我们三姐妹拥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天天那个高兴劲呀,仿佛空气都是香的,月亮都是甜的,那高悬的太阳公公都是笑眯眯的。

世事难料,天有不测。五岁的妹妹在某一天清晨,从楼上下楼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个空,摔倒在地时磕到了头,流了好多好多的血。父亲抱起她就往卫生院跑,那瘦高的背影快速消失在与台子湾连接的自留地路边,犹如昨天才发生的情景一般。父亲懊悔不已,自责之余,让我们三姐妹睡楼下的大床,他和母亲则上楼休息。

烈日之下,父亲捏着竹笠掰玉米的背影;太阳照进屋檐口,他还在挂在长条木凳凳脚的解放鞋上,奋力脱玉米粒的背影;他挑着一杆担的稻草,疾步如飞的背影;月光如洗,坝坝上歌凉的人们摇着蒲扇,吹着四五六不着六的龙门阵,他却还在编织大簸箕的背影;他拖着病弱的身躯,踉跄向前,一步一回头的背影……模糊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编织进了他的坟头。

但是,那个坐在大斗槽转着圈数篾条的“活篾匠”,仿佛还活着。稀里哗啦数篾条的声音,就像夕阳映照进大洪湖的粼粼波光,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夹杂着他自编自唱的唱词:竹篾竹篾快快飞,小哥哥你进簸箕。一绕金来二绕银,三绕四绕梭日月。五绕六绕四肢勤,七绕八绕万事吉,九绕十绕把家回……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风起正是豆花香

□马英闵

一碗,喝完汗流浹背,再慢慢走回去,太阳也温柔一点了。

现在的我,早搬出了老街,住进了高楼。电梯、空调、外卖软件包围了生活,但我总还是走回来,绕几条巷子,专门来吃这碗豆花。

我坐在小店的塑料凳上,面前是一张用老旧桌布盖着的铁皮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正打在豆花碗沿,照得汤汁泛着油光。舀一口入口,还是当年的味道——软,热,咸香,带着淡淡的豆腥和辣油的狠。

吃到一半,店外起风了。风吹过桌边的塑料帘,吹过街角晒着的小衫和旧毛巾,也吹起锅里再次升腾的热气,把豆香、辣油香、阳光味道全都一并送来。

风里有声音,是小孩跑过的呼哧声,是电动车的马达声,是邻居婆婆喊孙子吃饭的唠叨,也是锅盖咚地一声被掀开的响。

我忽然意识到,这一整座城市,其实就是一张巨大的餐桌。

热,躁,吵,却从来让人饿。吃完豆花,我起身,跟老板娘道谢。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说:“明天还来啊,明天是黑豆点的,更嫩!”我笑着点头。

走出小店,阳光恰好照在我肩头,风也还在吹。城市的烟火还没散尽,身上的辣味也没退去,我觉得自己像是从一锅热豆花里捞出来的人,脸上泛着光,心里也是烫的。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明白,重庆的夏天,从来不是从某个节气开始的。它的开场,是一锅热气腾腾的豆花,是一阵飘着辣味的风。

风起,豆花香——生活开始热烈了,胃也跟着活了。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五月,掬一抔叫离骚的月光(外一首)

□倪金才

五月,掬一抔名叫离骚的月光
淋湿我异乡空阔的天空

月下,一茎紫竹打撈
我比香草还瘦的身影
我如一条落单的鱼
独自在城市的灯火中浮沉

想起乌江河畔,亲人摘下箬叶
转思念为粽,砍下筋骨
制作成龙舟。欢娱短暂
唯有离情,总是长久

吃着买来的粽子
唱着退瓶不过三元五角
的雪花啤酒
摁下去的乡愁又浮上来
夜已深沉,唯有门楣
一缕艾香来自故乡
伴我入梦

夜读离骚

夜读离骚,清风四起
一只鸕鶿在抒情
把夜幕一声声推远
一弯新月爬上来
把整个夜晚的孤独挂在半空

夜读离骚,身陷一把藤椅
思绪却随一条江起伏
一方天地困我
理不清命运的线团
我一个人游走
把家国天下抛却

江湖风起,朝命难达
我不是盛世的屈原,我只是
一个读不懂天问的文弱书生
夜夜在悲歌中清醒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斜拉桥上的公交车

□邹仁波

今天下班终于可以早点
他背着土建装修的工具包
像背着沉甸甸的老婆和孩子
朝着热血沸腾的公交站一路小跑

钻进公交车的心房
他习惯性地走到最熟悉的角落
蹲下,然后索性坐在底板上
长舒一口气 踏实安稳
如同儿时坐在父亲编织的藤椅上

车上两个空位就像他去年摔缺的俩门牙
他本能地站了起来 旋即
又蹲了下去 大脑翻江倒海
把布满尘土的衣服裹得更紧了
像一只疲倦的候鸟裹紧了流浪的羽毛

公交车到了石门大桥站
中间整排座位空空如也
他轻轻地飘到最边上的位置落座
渴盼能在公交车过斜拉桥时给孩子
拍下最美的夕阳和江景

最美的夕阳也眷顾满车的乘客
最后上来的是一位装满春风的孕妇
他仿佛看到自己的母亲迎面走来
起立让座两个动作凝固了车内所有笑声
座位上留下了一层灰白色的粉末
像童年时母亲用筛子筛出的麦面粉

他不假思索脱下上衣
用最干净的里层反复擦拭座位
如同在擦拭妻子梳妆的镜子 明亮洁净
然后把布满尘土的上衣紧紧裹起来
一同裹着的还有天边的夕阳和彩霞

乘客们在斜拉桥上拍最美的风景
落晖和江风融融地敲打着车窗
摇摇晃晃的斜拉桥索的影子
在车内织成了一张七色的细密的网
不断筛落出人性的麦面粉和杂质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